

我，作词家

陈乐融与二十位词人的创意叛逆

I, Lyricist

这是你第一次，也很可能是最后一次
看见台湾当代重量级作词家的生命对话

陈乐融 著



华文出版社
Sinoculture Press

我， 作词家

陈乐融与二十位词人的创意叛逆

陈乐融 著



华文出版社
Sinoculture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,作词家 /陈乐融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11.2

ISBN 978-7-5075-3318-7

I. ①我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歌词-作家-访谈录-
中国-现代 IV. ①K825.7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18138号

北京市著作权合同登记: 图字: 01-2011-0498

我, 作词家

著 者: 陈乐融

选题策划: 余 慧

责任编辑: 魏 燎

特约编辑: 王 娟

封面设计: SARTORI WORKSHOP

出版发行: 华文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55

网 址: <http://www.hwcbbs.com.cn>

投稿邮箱: hwcbbs@126.com

电 话: 010-58336193 010-58336202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32开(850×1240)

印 张: 10.25

字 数: 150千字

版 次: 2011年3月第1版

印 次: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075-3318-7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装订质量问题,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

推荐序

让星空亮起来的作词家

马世芳

关于这本书的创作缘起、访谈原则与材料取舍，乃至至于编纂过程种种曲折，作者已在自序和后记做了清楚交代。选择“作词人”角色作为流行音乐口述历史的起点，个中苦心孤诣的深意，作者也已细细申说。我想，应该没有人能写得出更好的“导读”了。我只能简单回馈若干“读后心得”，聊表敬意与谢意。

歌曲的灵魂

我总在想：成就一首传世好歌的首要条件，究竟是写词、作曲、编曲抑或演唱？或许很多人会觉得“旋律”最重要，“声

腔”、“编曲”次之，至于唱的是什么字词，大约只是让歌手出声的借口。然而我反复思量，渐渐感觉：一首传世好歌，固然词曲编唱互相支持，构成有机整体，但若细细探去，许多时候，编曲甚至旋律似乎都可以后退，歌词却无论如何不能太坏。如若作者所说：旋律是肉体、歌词是灵魂，那么徒具躯壳而没有灵魂，或者美人绝色而灵魂质量竟欠佳，总是难以弥补的遗憾。

流行歌曲原是朝生暮死的“时尚商品”，生命周期难得超过三两个月。一首歌倘能传唱一年，已堪贴上“经典”标帜。在这个潮流瞬息万变而不得不习惯短视的行业，作词人亦往往摆脱不了“生产线作业员”的身份。

这本书除了以“行内/内行人”的身份深入剖析这十几位台湾乐坛顶尖作词人的手艺，更赤裸裸摊开了音乐产业针对歌词的下单、采购、竞标、量产流程：作词人得先攻克唱片公司内部企划、制作、营销的关卡，顺应业主阴晴不定的品味，才有机会正式面对市场的考验。呕心沥血的作品屡改屡退、或被擅自删修得面目全非，更是唱片圈的常态。

流行音乐史

读了这本书，我才知道如今许多歌曲，竟是以“大比稿”方式征件，广发样带交给作词人竞写，回收件数动辄逾以百计，最终只

有一件“有幸”录制成歌，其余都只能丢进垃圾桶。即使如作者这样夙负盛名的资深作词家，亦难幸免这一场场煎熬。

在任何行业，即使以压榨脑浆为常态的广告界，我都难以想象如此大手笔、如此华丽、如此残酷的“常态性才华浪掷”。

读到这样的段落，不禁掩卷而叹：假如连同行都如此惯于轻蔑文字的劳动成果，我们怎能指望多数乐迷建立“流行音乐作为创作门类”的共识，怎能奢望创作者重新找回“文化人”的自觉与自尊？而那正是过去三十多年来，台湾这块岛屿贡献给汉语文化圈最重要的文化输出啊。

得有一双洞烛人事的利眼、数十年江湖阅历、外加几捧热血、三分傲骨，才写得出这么一本引人入胜的书。台湾流行音乐的影响太大，为它考证身世、认真作论的叙述又实在太少。

这本书总算跨出了关键的一步，亦将成为后人修史必读的重量级文献。

（本书作者为广播人·作家）

推荐序

造血人 | 阿信

你记得联考前熟到梦中都会出现的公式吗？

你记得十五岁那年默写的任何一篇课文吗？

答案也许是否定的，至少对我来说。

我完全不记得那些曾经花了无数个白天夜晚，用尽各种方式刻到心版上的所有学业内容。

曾经的青春

也许你，跟我一样，在那一场轰轰烈烈的升学之战后，也把这些通通都还给老师了。

但，找个句子，起个头给你：“天天想你，天天***，到什么时候才能***。”你能默念出来吗？

我们再来试试看：“把爱，剪碎了*****，越伤得深，越明白*****。”

还有你到死都不会忘记的：“我和你吻别，在*****……”

还有更多更多的歌，只要旋律一扬起，双唇就好像有了自己的意志，竟然可以不自觉地就把歌词一字不漏地唱出来。

还有更多更多的歌，当我们走到人生的交叉路口时，就像罗马神谕一般，无声无息地出现在耳边，默默地左右着我们的抉择。

饱满的灵魂

于是，我们一路走来，有时孤单，却从不害怕。因为我们拥有那些交织起岁月的歌，那些映衬着快乐时光的歌，那些教我们怎么去爱的歌，那些陪着我们失恋落泪的歌，那些充满梦想的歌……

然后，我们才发现，原来一首歌词，记忆竟然这么深刻，影响竟然这么巨大。

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，就像你我身体里一颗颗充满氧气的红血球，决定了长大后的自己，变成什么样的人。

小时候，长辈都说不要只听那些靡靡之音，但我多么庆幸，活在靡靡世界的我，因为有了这些歌，才长成了一个有血有泪有灵魂的人。

这短短的序，献给那些为我的生命造血的作词人。

（本文作者为艺人·五月天主唱）

自序

谢谢与你们的歌词结伴同行

陈乐融

歌词，不是大块文章，又不像诗；即便也是感性与理性交织的文字作品，在传统眼中，总像个非文学、又非“非文学”的歧义之物。

有些词极雅，充满意象、文法、字词与情感的创新，抽离单独成文本，也经得起细细分析、咀嚼。

有些词极俗，不避口语，不扮艰深，不求隐喻，以合音律熨贴、能唱好唱、一听速溶为要务。

有些作词者努力把歌词跟文学拉上线，好像这样可以提高词人的千秋地位。有人又索性把它往广告文案靠拢，强调它在短短篇幅，能帮歌手“点字成金”的商业价值。

身份认同

其实，歌词就是“合歌的文字”，你把它往哪里推都可以。你可以把它写得极艺术，也可以让它够俚俗。

你可以让它如诗、如剧、如偈、如呔，也可以把它变成朗朗上口的童谣、传单或口号。

歌词没配上曲，作者仍可以说它是词，外人看来格式也像词，但终究不是“歌词”。

有配上曲谱，但没人编曲演唱，或从没公开发表，其实也跟私人日记、信简差不多，无须多探讨它的文类或文学价值。

写歌词，或者，做一个当代的流行词人、词家，其实需要先面对这一关“身份认同”。

我是刻意习作歌词而开始写歌词的。本书访问的许多名家，有的甚至也不知自己当年怎么忽然写起歌词。

有些很爱听音乐，与音乐人发生文字关系，看似顺理成章。有些则根本不比任何一个普通人更爱听歌、唱歌，本来也可以终生不碰这个作品形态，而耕耘其他文体。

有的同行甚至透露他们连写作都不爱。他们就是命定似的，接触写词、填词，然后，走上职业或半职业之路，达成了世俗定义的“作词家”地位。

歌词，百字上下的空间，需要一种奇特的自律与自负，才好创造。

因为有字数、句数、格式、韵脚甚至主题的限制，词人（尤其是先有曲再放字进去的“填词人”）在这个“复合艺术”中，注定绑手绑脚。

如何把源自胸中的情感与思潮，妥切地放置在这些框框中，不断自我裁切、琢磨、替换（甚至阉割！）——考验作者是否有耐心与信心，去玩这场文字与音乐的拔河。

就是因为词、曲“联合创作”的行为，本质上是场拔河，所以特别需要我所谓的“自律”与“自负”。

最好的唯一

你必须相信你在做的事情是“够好”的，但跟别的个体就能完成的创作（如绘画或写小说）相比，你又得自我抑制，不能去想它是“唯一且最好”的。

白话点说：你必须相信你的词，是可以与曲匹配、甚至远远让它加分；但你又得承认，你必须和你没有负责的另一半“劳动成果”，一辈子相依相伴——甚至完整地说，还得加上和演唱与编曲相依相伴——你的文辞才真在世人心心里，有了全貌的成就。

因为，不但作词、填词，常常需要改动或者被合作伙伴与业主要求改动，连既成的一首出版发行过的歌，都可以随着不同环境或市场要求，忽然从一种语言变成另一种语言的歌，不是吗？

旋律依然故我，但词一变，编曲和演唱一变，似乎这段旋律又完全可以改头换面，再投胎一次。

这是音乐家永远可以自傲过作词家的一点。他们的音乐是可以承载如此不同的情思，甚至，完全抛弃掉词与唱，还能变成独立的演奏曲，流传于世。

我常常在与作曲人、制作人或唱片公司高层不合的时候，气得牙痒痒，扬言还是写自己纯文字创作最好。

但，一回身，如果写的固然是纯文字，但它同样得面临与商业机制（出版商、市场、消费者）交手的众多坎坷与磨练，好像，也未必都那么美满顺心？

没有格律羁绊的挥洒——如写散文、小说、随笔、博客——固然快乐，但我还是从来没有放弃过与音乐（以及流行音乐工业）耳鬓厮磨的痛楚与得意——也许，这也是创作心理学上的一种“虐待”（Sadism and Masochism）？

填词时先听到动人而能引发想象的旋律，或写词后幸运遇上杰出而别有洞天的谱曲，加上乐器演奏、编曲、歌手配唱、录音等制作流程出来的整体效果，成就了一个四五分钟的崭新的迷你世界，一个关乎七情六欲的微型戏剧。这串互动，老实说，引我深深陶醉。

相逢不相识

尽管更多时间，在唱片工业环境中讨生活的词人，是在埋怨拿到的旋律不出色还得填上精彩的文字，气愤自己的创作天分不受尊重，连文笔不如自己远甚的制作人、作曲人、唱片企划、公司老板，都能论断要求。

如果不具名调查，多数专业作词者都会承认：或为了配合歌手的形象与能力而降低自己的文艺标准，或交出去的歌词被拼凑与强迫改动，或先写好的词被谱成难听的曲，甚至常常对最后出炉的歌“相逢不相识”，只因与原先期望的美感或意境差别太大，连自己都懒得多听几遍。

但，我们毕竟还是卑微、勤奋、欢欣、丧气地一路走过来了。毕竟，歌词对我们来说，已经不只是一份兴趣，而是工作。

不只是工作，而变成专业。不只是专业，有些作品，甚至升华为艺术。

有些艺术，甚至成为议题、历史与集体回忆。

《我，作词家——陈乐融与14位词人的创意叛逆》这本书，邀请的十四位作词家，最资深的杨立德，出道已历三十三年，至今仍活跃于两岸创意界；最资浅的方文山，也已经进入第十一个年头，仍属当红炸子鸡。

我们这些人，有幸参与了台湾担任华语流行音乐界龙头的整个

产业发展过程，非常幸运地，我们也留下了为数还不少的作品，在主流市场持续发挥产值，同时也活在亿万听歌的人满满的回忆里。

我们之中的很多人，甚至比传统狭义的“作词人”走得更远，活得更宽广、创作得更精彩。

你我的记忆

这在更久远的年代，可能不容易达成。已然开始的数字年代，网络单曲的收听习性让听众几乎没能力“认识”（遑论尊敬、喜爱）词曲作者，看来前景也有点不利。

没有作歌的人，听歌的人某些心情，或许无法被巧妙地诉说。但没有听歌的人，创作者注定要承受更大的寂寞。

所以，是合作的作曲人、歌手与产业上下游和周边无数环节的贡献者，让这些短短的词作被听到、被喜欢、被传诵，但也直到真不够广大的知音支持，这个循环才找到最终的完美。

让我向所有听过我们歌词的朋友，说声最纯朴、诚挚的“谢谢”。

更要谢谢最终答应受访与拍照的这些优秀作词家，我知道你们某些人大半生倾向低调，但身为一个也曾受你们作品影响的听众与读者，容我说：

我的人生，谢谢曾有你们的歌词同行。

目录

CONTENTS

推荐序

- 005 让星空亮起来的作词家 马世芳
- 008 造血人 阿 信

自序

- 011 谢谢与你们的歌词结伴同行 陈乐融
- 001 杨立德 / 我一直做的是“品牌包装工程师”
- 024 娃 娃 / 我是天生愿意过闲散日子的人
- 045 陈克华 / 爱情，是人生钻石最闪亮的那一面
- 067 林秋离 / 写歌，我跟熊美玲几乎天下无敌

- 088 丁晓雯 / 音乐的苗没有断，只是被压迫在社会的角落
- 108 何厚华 / 癌症，是老天爷给我的礼物
- 128 陈乐融 / 不管有没有知音，我在创作我自己
- 148 郭裕康 / 想越写越简单，但不是简单到没有内脏
- 170 廖莹如 / 我在感受这世界我到底拥有什么
- 191 姚 谦 / 能独立完成的事，才是真的一种“完成”
- 214 厉曼婷 / 这圈子要不了什么了不起的东西
- 235 许常德 / 如果看不起任何潮流，就会被淘汰
- 257 十一郎 / 我对太美好的事情有恐惧
- 282 方文山 / 给我时间，就可以凭空生出一个世界

后记

- 303 看来简单、却不简单的创作经验

陈乐融